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五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二十四　　南史三十五

顏延之 子竣 從子師伯　沈懷文 子沖 從兄曇慶

周朗 族孫顒 顒子捨 捨弟子弘正 弘讓 弘直 子確

顏延之字延中瑯邪臨沂人父顯護軍司馬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冠絕當時好飲酒不

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妹適東莞劉穆之子憲之穆之聞其美才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後為宋武豫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及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延之慶殊命行至洛陽周視故宮室愴然詠黍離篇道中作詩二首為謝晦傅亮所賞宋武受命補太子舍人雁門周續之隱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都下開館居之帝親幸朝彦畢至延之官列猶卑引升上席帝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仗辭辯延之每以簡要連挫續之帝又

使還自敘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再遷太子中舍人時
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一時莫及延之負才不為下亮
甚疾之廬陵王義真待之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為同
異意甚不悅少帝即位累遷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
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又為始安
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曰所謂俗惡俊異世疵
文雅延之之郡道經汨潭為湘州刺史張邵祭屈原文
以致其意

宋書載文曰恭承帝命建旟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佩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敬祭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方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溫風迨時危霜急節嬴芊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蔑椒蘭身絶郢闕迹遍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芬實顈實發望汨心歆聆羅思越籍用可廛昭忠難闕

元嘉三年羙之等誅徵為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賞

遇甚厚延之既以才學見遇當時多相推服唯袁淑并倍小延之不相推重延之於衆中折之曰昔陳元方與孔元駿齊年文學元駿拜元方於牀下今君何得不見拜淑無以對延之踈誕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智能了辭意激揚每犯權要又少經為湛父柳後將軍主簿至是謂湛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耳湛恨之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

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訓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不遜大怒欲黜為遠郡文帝與義康詔曰宜令思愆里閭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至難恕者自可隨事錄治於是延之屏居不豫人間者七載中書令王球以名公子遺務事外與延之雅相愛好每振其罄匱晉恭思皇

后葬應須百官皆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持邑吏送孔延之醉捉孔扵地曰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帝嘗召延之傳詔頻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德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義耀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尚之為侍中在直延之以醉詣焉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雕尚之謂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閑居無事為庭誥之文以訓子

弟

延之庭誥太冗不能盡録摘其要言於後宋書曰昔之善為士者必捐情反道合公屏私尋尺之身以天地為心數紀之壽以金石為量又曰欲求子孝必先慈將責弟悌務為友雖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生悌倘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參柴人皆由捐又曰言高一世處之愈默器重一時体之滋沖不以所干衆不以所長議物物又曰凡

有知能皆有文論若不練之多士校之羣言通才所
歸前流所與烏能成名乎若呻吟牖屋之內賞罰黨
輩之間是短算非長見一旦高明臨坐稠覽博論言
不入於高聽人又棄於衆視荒若迷途失偶壓如深
夜撤燭銜聲茹氣醜嘿而歸豈誠向之夸慢祇成今
之沮喪又曰言必靜歷賓明清耳笑不傾撫左右悅
目非鄙無因而生侵侮何從而入此持德之管籥又
曰人以有情為質非假嚴刑有常為德不慕厚貴有

昔者以理合有常者與物務世有位去則情盡斯無惜矣又有務謝則心移斯不常矣又曰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煩性小忍即歇又曰夫人之生也幼壯纔過衰耗旋及柔麗之身亟委土木剛清之才遽為朽壤廻遑顧慕僅數紀中耳以此持榮曾不可留以此服道乃為可久皆名論也

劉湛誅起廷之為始興王濬後軍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在任從容無所奏奏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何尚之

素與延之狎書與王球曰延之有後命教府無復光輝
坐啟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荀赤松奏之曰求田
問舍前賢所鄙延之唯利是視輕冒陳聞依傍詔恩抵
捍餘直垂及周年猶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顧忌延之
昔坐事屏斥復蒙抽進而曾不悛革怨誹無已交遊闒
茸沈迷麴蘖橫興譏謗詆毀朝士仰竊過榮增憤薄之
性私恃顧眄成强梁之心外示寡求內懷奔競干祿祈
遷不知極已預晏班容肆詈上席山海容含每存遵養

愛萬雕蟲未忍遐棄而驕放不節日月彌甚臣聞聲聞過情孟軻所恥況聲非外來聞由己出雖心志薄劣而高自比擬容氣虛張曾無愧畏豈可復弼亮五教增耀台階請以延之訟田不實妄干天聽以強陵弱免所居官詔可後為秘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惠琳以才學為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遂士庶歸仰帝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之因醉白帝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帝變色延之性

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囬隱故論者多不與
謂之顔舩居身儉約不營才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
其為適旁若無人三十年致仕元凶劭弑立以為光祿
大夫長子竣為孝武南中郎諮議參軍及義師入討竣
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此誰筆延之
曰竣之筆又問何以知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
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為陛下
劭意乃釋由是得免孝武登祚以為金紫光祿大夫領

湘東王彧師常與何偃同從帝南郊偃於路中遥呼延之曰顔公延之以其輕脫怪之荅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偃羞而退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即屏住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必傾盡欣然自得常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見竣起宅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表解師職加給親信

二十人常早過竣遇賓客盈門竣方卧不起延之怒曰
恭敬撙節福之基也驕狠傲慢禍之始也況出糞土之
中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延之有愛姬非姬
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嘗盪延之墜牀致損竣殺之延
之痛惜甚至常坐靈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
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壓之延之懼墜地因病孝建三
年卒年七十三贈特進謚曰憲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
以辭采齊名而遲速懸絶文帝嘗各敕擬樂府北上篇

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己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延之每薄湯惠休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謡耳時議者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顔謝

竣字士遜延之長子早有文義為宋孝武撫軍主簿甚被嘉遇竣亦盡心補益元嘉中文帝不欲諸王各立朋黨將召竣補尚書郎江湛以為在府有稱不宜回改乃止隨府轉安北領軍

北中郎府主簿

宋書曰鹵自彭城北歸復來求互市竣議曰夷狄侵暴未嘗拘制信義昔年江上之役乃是　親所招歷捻交聘遂求國婚朝廷羈縻依違不絕獸心無厭重以忿懟故至深入幸因兵交華戎㤪隔若言互市復開釁萌議者不過言互市之利在得馬今棄此所重得彼下駟千匹以上尚不足言況所得之數裁不十百一相交關卒難閉絕冦負力玩勝驕黠已甚雖云

市實覘國情多贍其求則桀慠罔已通而為節則必生邊虞不如塞其端漸杜其觖望内修德化外經邊事保境覩覺於事為長

初沙門釋僧含精有學義謂竣曰貧道常見讖記當有真人應符名稱次第屬在殿下後竣在彭城常與親人敘之言遂宣布聞於文帝時元凶邵巫蠱事發故帝不加推案孝武鎮尋陽還南中郎記室三十年春以父延之致仕固求解職賜假未發而帝弑問至孝武舉兵入

筭當時取笑百代乎前廢帝即位鑄二銖形式轉細官錢每出入間即模効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鑪如今之翦鑿者謂之耒子錢景和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明帝初唯禁鵝眼綖環其錢皆通用復禁民鑄官署亦廢尋復普斷唯用古錢竣自散騎常侍

丹陽尹加中書令表讓中書令見許時歲旱民饑竣上言禁錫一月息米近萬斛復代謝莊為吏部尚書未拜丁父憂踰月起為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固辭表十上不許遣中書舍人戴寶明抱竣登車載之郡舍賜以布衣一襲絮以綵綸遣主衣就衣諸體竣藉藩朝舊臣每極諫得失帝自即吉後宮內多有醜論又多所興造竣諫爭懇切並無所回避帝意甚不悅多不見從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務居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

被納疑帝欲踈之乃求出以卜時旨大明元年以為東揚州刺史所求既許便憂懼無計至州又丁母憂不許去職聽送喪還都思待猶厚竣彌不自安每對親故頗懷怨憤又言朝廷違謬人主得失及王僧達被誅謂為所讒搆臨死陳竣前後忿懟恨言不見從僧達所言頗相符會帝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竣竊覘國柄潛圖秉執受任選曹驅扇滋甚出尹京輦形勢彌放傳詔犯憲舊須啓聞而竣以通訴忤已輒加鞭辱罔顧憲蠹莫

此為甚懷挾姦數包藏隱慝豫開中旨罔不宣露罰則
委上善必歸已 脅懼上宰激動閭閻未慮上聞内懷猜
懼為請東牧以卜天旨既獲出藩怨詈方肆反脣腹排
方之已輕前冬母亡詔賜還葬事畢不去盤桓經時方
擠閑勳貴造立同異遂以己被斥外國道將顛兼行闕
於家早負世議天倫怨毒親交震駭街談道說非復風
聲宜加顯戮以昭盛化請以見事免玟所居官下太常
削爵土帝未欲便加大戮且止免官玟頻啟謝罪并乞

性命帝愈怒詔答曰憲司所奏非宿昔所以相期卿受
榮遇此訕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全立
豈為下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誕為逆因此陷之
言通於誕即召御史中丞庾徽之於前立奏奏成詔先
打折足方賜死於獄妻息宥之遠方子辟強徙交州又
於官亭湖沉殺之竣集行於世竣弟測亦以文章見知
官至江夏王義恭大司馬錄事參軍以兄為貴憂先竣
卒明帝即位詔曰延之昔師訓朕躬情契兼重前記室

參軍太守奐伏事藩朝綢繆恩舊可擢為中書侍郎奐
廷之第三子也
顏師伯字長深琰族兄也父邵剛正有局力為謝晦領
軍司馬晦鎮江陵請為諮議參軍領錄事軍府之務悉
委焉邵慮晦有禍求為竟陵太守未及之郡會晦見討
晦與邵謀起兵拒朝廷邵飲藥死師伯少孤貧涉獵書
傳頗解聲樂弟師仲妻乃臧質女質為徐州辟師伯為
主簿孝武為徐州師伯為輔國安北行參軍王景文時

為諮議參軍愛其諧敏進之孝武以為徐州主簿善於附會大被知遇及孝武移鎮尋陽啓文帝請為南中郎府主簿帝不許謂典籤曰中郎府主簿那得用顔師伯孝武啓為長流正佐帝又曰朝廷不能除之郎可自板然亦不宜署長流乃板為參軍刑獄孝武踐祚累遷侍中大明元年以伐逆寧亂功封平都縣子親幸隆密羣臣莫二多納貨賄家累千金

宋書曰師伯遷右衛將軍母憂去職起為輔國將軍

青冀二州刺史屢破虜兵世祖下詔稱其宣畧命師合變應機一月四捷又支軍異部驍勇齊効頻梟名王大殲羣醜可遣使慰勞并待輔國府詳考功最師伯又遣苟思達等追虜至呂梁虜衆多四面俱合平南參軍董太一及思達等並單騎出盪應手披靡虜散走赴河死者甚多此後屢以捷聞進號征虜將軍孝武常與師伯樗蒱帝擲得雉大悅謂必勝師伯後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爾日師伯一輸百萬

仍遷吏部尚書右軍將軍帝不欲威權在下前後領選者唯奉行文書師伯專精獨斷奏無不可七年為尚書右僕射時分置二選陳郡謝莊琅邪王曇生並為吏部尚書師伯子舉周旋寒人張奇為公車令帝以奇資品不當使兼市買丞以蔡道惠代之令史潘道栖諸道惠顏禕之元從夫任澹之石道兒黃難周公選等抑道惠敕使奇先到公車不施行奇兼市買事師伯坐以子預職莊曇生免官道栖道惠棄市禕之等六人鞭一百

師伯尋領太子庶子雖被黜拱愛任如初孝武臨崩師
伯受遺詔輔幼主尚書侍中事專委之廢帝即位復還
即真加領衛尉師伯居權日久天下輻凑游其門者爵
位莫不踰分多納貨賄家產豐積妓妾聲樂盡天下之
選園池第宅冠絶當時驕奢淫恣為衣冠所疾又遷尚
書僕射領丹陽尹廢帝欲絶朝政轉師伯為左僕射以
吏部尚書王景文為右僕射奪其京尹又分臺任師伯
始懼與柳元景謀廢立初師伯專斷朝事不與沈慶之

參懐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耳安得預政事慶之聞之而切齒乃泄其謀尋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同見殺六子皆死明帝即位謚曰荒

沈懐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父宣新安太守懐文少好玄理善為文章為楚昭王二妃詩見稱於世為江夏王義恭東閣祭酒丁父憂新安郡送故豐厚奉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文帝聞而嘉之賜奴婢六人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

江河尚之說祖道文義之士必集爲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坐隨王誕領襄陽出爲後軍主簿與諮議參軍謝莊共掌辭令元嘉二十八年誕爲廣州欲以懷文爲安南府記室先除通直郎懷文固辭南行帝不悅弟懷遠納東陽公主養女王鸚鵡爲妾元凶劭行巫蠱鸚鵡預之事洩懷文因此失調爲治書侍御史元凶弑立以爲中書侍郎孝武入討劭呼之使作符檄固辭劭大怒會殷沖救得免托疾落馬間行奔新亭以爲竟陵

王誕驃騎錄事參軍時國哀未釋誕欲起內齋懷文以為不可乃止尋轉揚州中從事史時議省錄尚書懷文以為非宜上議不從遷別駕從事史及西陽王子尚為揚州居職如故時熒惑守南斗帝乃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居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以德令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西州竟廢大明二年遷尚書吏部郎時朝議欲依古制置立王畿揚州移居會稽猶以星變故懷文曰周制漢畿漢置司隸各因時宜非存相

反安民定國其揆一也苟民心所安天亦從之未必改
今追古乃致平一神州舊壤歷代相承異於邊州或置
或罷既物情不悅容貊化本又不從三年子尚移眞會
稽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多動經年月懷文
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平入為侍中寵待
隆密竟陵王誕據廣陵叛及城陷士庶皆裸身鞭面然
後加刑所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之髑髏山懷文陳其
不可帝不納孝武嘗有事圓丘未至期而雨晦竟夜明

旦風霽雲色甚美帝升壇悅懷文稱慶曰昔漢文郊祀
太乙白日重輪神光四燭今陛下有事茲禮而膏雨迎
夜清景麗朝斯實聖明幽感所致臣願與侍臣賦之帝
笑稱善提州移會稽帝忿浙江東人情不和欲貶其勞
祿唯西州舊人不改懷文曰揚州徙治既乖民情一州
兩格尤失大體帝不從懷與與顔竣周朗素善竣以失
旨見誅朗亦以忤旨得罪帝謂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
亦當不敢如此懷文嘿然又嘗以歲夕與謝莊王景文

顏師伯欲收入省未及進景文因談言次稱峻朗人才之美懷文與相酬和師伯後因語次白帝敘景文等言懷文屢經犯忤至此帝倍不悅帝入壞諸郡士族以充將吏並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制不能禁乃改用軍法得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為盜賊懷文又以為言齊庫上絹年調鉅萬匹綿亦稱此期限嚴峻人間買絹一疋至三二千綿一兩三四百貧者賣妻子甚者或自縊懷文具陳民困由是綿絹薄有所減俄復舊子尚等

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為患徧天下懷文又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卜式明不雨之由弘羊受致旱之責若以用度不充故宜量加減省不聽孝建以來抑黜諸弟廣陵平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子前史以為美談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太宰江夏王義恭探得密旨先發議端懷文固謂不可由是得息時游幸無度太后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諫不

宜亟出後因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言矣懷文曰獨言無繼宜相與陳之江智深卧草側亦謂之善俄被召俱入雉塲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景文又曰懷文啓宜從智深未及言帝方注弩作色曰卿欲効顔竣耶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顔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帝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沉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帝謂故欲異己謝莊常誡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

性所不能耳五年出為晉安王子勛征南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還北以女病求申臨辭又乞停三日訖猶不出為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既被免賣宅還東帝大怒收付廷尉賜死弟懷遠為始興王濬征北長流參軍深見親侍坐納王鸚鵡為妾孝武徙之廣州刺史宗慤欲殺之會南郡王義宣反懷遠頗閑文筆慤起義使造檄書并銜命至始興與始興相沈法係論起義事事平慤具為陳請由此見原終孝武世不得

還前廢帝世歸位武康令撰南越志及懷文文集並傳於世懷文三子淡淵沖沖字景綽涉獵文義仕宋歷位撫軍正佐兼記室及懷文得罪被繫沖兄弟行謝情哀貌若見者傷之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孝武曰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帝曰宜急殺之使其意分竟殺之元景為之歎息沖兄弟以此知名累遷司徒録事齊武為江州沖為征虜長史尋陽太守及在東宮待以恩舊即位後累遷五兵尚書沖與兄淡淵名

譽有優劣世號腰鼓兄弟淡淵並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為司直晉宋未有也中丞案裁之職被惡者多結怨永明中淵彈吳興太守袁彖建武中彖從弟昂為中丞到官數日奏彈淵子績父在僦白幰車免官禁錮沖母孔氏在東鄰家失火疑為人焚藝大呼曰我三兒皆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方恐肌分骨散何但焚如兄弟後並歷侍中帝方欲任沖尋卒追贈太常謚曰恭曇慶懷文從父兄也父發員外散騎侍郎曇慶仕宋位尚

書左丞時歲有水旱曇慶議立常平倉救民急文帝納其言而事不行大明元年為徐州刺史時殿中郎外將軍裴景仁助戍彭城景仁本北人多悉關中事曇慶使撰秦記十卷敘苻氏事其書傳於世曇慶謹實清正所蒞有稱績常謂子弟曰吾處世無才能圖作大老子耳世以長者稱之卒於祠部尚書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父淳仕宋歷侍中太常兄嶠尚武帝第四女宣城主主二女適建平王宏廬江王禕

以貴戚顯官朗少而愛奇雅有風氣與嶠志趣不同嶠甚疾之為江夏王義恭太尉參軍元嘉二十七年春朝議北侵魏當遣義恭出鎮彭城為諸事大統朗聞之解職及義恭出鎮府主簿羊希從行與朗書戲之勸令獻奇進策朗報書援引古義辭意倜儻

宋書載朗書今匈奴不誅天下孰不忿心悲腸以望王師幸天子赫怒欲以匈奴䝉旗升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獨吾菲才欲以匈奴以殞海之譬望鼓鰓

於豎鱗之肆墜風之羽覬振翮於軒羲之閒其不能
俱倍淥水並負青天可無待於明見而足下方復廣
吾以馳志之時求予以安邊之術何不知言也凡士
置身有三一則雲户岫寢巢危桂榮秣芝浮霜剪松
沉雪憐肌蓄髓寶氣愛魂非但土石俟鄉腐焦梁錦
實乃竚意天后晚目羽人次則刺心掃知剖命驅生
横議於雲臺之下切辭於宣室之上衍王德而底民
患進貞白而酖姦猜委玉人而齊聲禮揭金出而烹

勁冠使車軌一風旬道共德令功日濟而已無跡道

日富而君難名致諸侯歛手天子改觀其末則饜粘

而出望旃而入俛眉脅肩言天下之道德瞋目扼腕

陳縱橫於四海理有泰則止而進調覺迕則反而還

閑居違官交造頓罷捐纂遺憂夷毀銷譽呼喻以補

氣繕爵以輔生此三者皆志士仁人所行非吾所能

也若吾幸病不得死役不至身壁生牀帷苔積階月

又勝中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蔓且室閒

軒左幸有陳書十箧席偶與右頗得宿酒數壺按經拭微雖方校石時復陳局露初奠爵星晚歡然不覺是羲軒後也若如漢宗許李廣此固有才又知時非豈若黨巷閭里間忌見員士遭遇便謂是藏獲庸人之徒耳士固願呈心於其主露奇於所歸卿相末事也若廣何用侯為至廼復有致謁於為亂之日被訕於害正之徒心奇而無由露事直而變為狂豈不痛哉豈不痛哉若足下冠頁日月履踐淵海身超每思

愚之所集心動必明主之所亮亡但默默竊寵而坐
謂子有心敢言薄意
孝武即位除建平王宏中軍録事參軍時普責百官讜
言朗上書陳述得失多自矜誇
宋書載書曰方今宫廟遺不更之酷江服被未有之
痛千里連死萬井共泣而秦漢餘徽魏晉遺謬猶布
於民郤行及前積薪待燃臣不知所方凡治者何為
教而已今教衰已久民不知則又逐以刑豈為政之

道與欲為教者宜三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
十三至十七皆命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修武訓以
書記圖律忠孝仁義之理廉讓勤恭之節授以兵經
戰畧軍部舟騎之容挽彊擊刺之法官長皆月至學
所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徒用武者
三年善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經不明五年勇不達
雖公卿子孫長歸壠畝終身不得為吏其國學則宜
詳考古數部定子史雖凶荒不宜廢也農桑者民命

國本若重之宜罷金錢以敎帛爲賞罰凡自淮以北萬匹爲市從江以南千斛爲貨亦不患其難也今且聽市至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絹布及米不中度者坐之則墾由自廣民資必繁盜鑄者少人死必息又曰非膠水皆播麥菽地湛滋養悉蓺紵麻陰巷緣藩必樹桑柘列庭樓宇惟樹竹栗善其事者庶民叙以爵有司亦加賞若曰在草間木物不植則撻之而代其餘樹在所以次坐之又取稅之法宜計人爲輸

不應以貲云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蠲乃命桑長一尺圍以為價田進一畝廣以為錢屋不得瓦皆責貲實民以此樹不敢種土畏妄墾棟焚榱露不敢加泥豈有剝善害民若此苦者若重斯農宜刪茲法凡為國者不患威不立患恩不下自華夷爭殺海內遺生蓋不餘半重以急政嚴行天災歲疫貧者但供吏死者弗望埋鰥居不顧娶生子不敢舉又戍淹徭久妻老嗣絕及徭奔所孕皆復不収是殺人之日有數途

生人之歲無一理不知後百年間將盡以草木為世耶今宜家寛其役户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特雖可聘妻妾大布可事舅姑若待足而行則有司加糾凡宫中女隷必擇不待字者庶家内役皆令各有所配則二十年間長户勝兵必數倍矣又亡者亂邪饉人盈旬皆是不為其存計而任之邊流且草樹既死皮葉皆枯是其粱肉盡矣氷霜已厚苦益難資是其衣裘敗矣比至陽春生其餘幾今自江以南

在所皆穰有食之處須官興役宜募遠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賞爵一級不過千家故近日十萬口矣使其受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其糧種凡公私游手歲發佐農命堤湖盡修原陸並起計地設閭檢出入而督遊惰須待大熟可移舊淮以北悉使南過江東旅客盡令西歸令人知不以羊逐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不濟固宜漢中年能事胡以馬多也胡後服漢亦以馬少也今宜募養

馬一匹者鐲一人役三匹者除一人為吏自此以進
階賞有差邉亭徼驛一無發動又緣淮城壘皆宜與
復使烽鼓相達兵食相連若邉民請許皆宜莫許語
以國家未暇示以何事非君須内教旣立徐料寇形
辨騎卒四十萬而國中不擾取敎支二十歲而遠邑
驚然後越淮窮河跨隴出漢何適不可又三年之喪
天下通喪以哀並衆出故制同外與漢氏節其臣則
可溥其子則亂云何使衰苴之容盡鳴號之音息凡

法有變於古而利於情則莫能順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遂而奉之何與宜反斯謬凡舉天下奉一君何患不給或帝有集皂之陋后有帛布之鄙亦無取焉且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貿連積集服累笥自為積滯實笥着衣空散國家之財耳且上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宮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原實先宮闈自今以去宜為節目又置官者將以治煩理劇宜先省事從而

并官置位以周典為式變民以適時為用秦漢末制何足取也寄土州郡宜通廢罷舊地民户應更置立豈吳邦而有徐邑揚境而宅兖民上淆辰紀下亂職甸世有先後業有難易明帝能令其子不匹光武之子馬后能使其家不匹陰氏之家後世不可忘也内外之政實不可雜若妃為人人請官其人宜終身不得為官若請罪者亦終身不得赦罪　愚按朗疏冗長特甚今節存之餘不盡録

書奏忤旨自解去職後為廬陵內史郡界荒蕪頗有野獸母薛氏欲見獵朗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焚郡廨朗悉以秩米起屋償所焚之限稱疾去官為州司所糾還都謝帝曰州使衆臣愆失多不允臣在郡猛虎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帝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虎之災寧關卿小物朗尋丁母憂每哭必慟餘頗不依居喪常節大明四年帝使有司奏其居喪無禮詔曰朗悖禮利口宜合翦戮微物不足亂典刑

特鎻付邊郡於是傳送寧州於道殺之朗族孫顒字彥倫晉左光禄大夫顗七世孫父恂歸鄉相顒少為族祖朗所知解褐海陵國侍郎益州刺史蕭惠開賞異顒携入蜀帶肥鄉成都二縣令仍為府主簿常謂惠開性太險峻每致諫惠開不悅答顒曰天險地險王侯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隨惠開還都宋明帝頗好玄理以顒有辭義引入殿親近宿直所為慘毒顒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為小止元徽中詔為剡令有恩惠

百姓思之齊高輔政為齊殿中郎

南齊書曰顒善尺牘沈攸之送絶交書太祖口授令

顒裁答

建元初為文惠太子中軍録事參軍文惠在東宫顒遷

正員郎直侍殿省深見賞遇顒音辭辯麗

南齊書曰顒出言不窮宫商朱紫發口成句汎涉百

家

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凉州智林道人遺顒

書深相贊美言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録唯此塗
白黒無一人得者為之發病不意此音猥來入耳其論
見重如此顒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轉太子僕
兼著作撰起居注遷中書郎兼著作嘗游侍東宮少從
外氏東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隷書法學之甚工文
惠太子使顒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
求就顒換之顒笑答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每賓客
會同顒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兼善老易與張

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貧寡欲終日長蔬
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甚機辯衛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
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
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松何胤亦精信佛
法無妻太子又問顒卿精進何如何胤顒曰三塗八難
共所未免然各有累太子曰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
言辭應變如此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太學生慕其風
爭事華辯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後卒於官子捨字昇

逸幼聰穎顯異之臨終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將以道德及長博學尤精義理善誦詩書音韻清辯弱冠舉秀才除太學博士從兄綿為剡縣贓汙不少籍沒資財捨乃推宅助焉建武中魏人吳苞南歸有儒學尚書僕射江祏招苞講捨造坐折苞辭理遒逸名為口辯王亮為丹陽尹聞而悅之辟為主簿政事多委焉遷太常丞梁武即位吏部尚書范雲與顒素善重捨才器言之帝召拜尚書祠部郎禮儀損益多自捨出先是帝與諸王

及吳平侯書皆云弟捨立議引武王周公故事皆曰汝從之衆遷鴻臚卿時王亮得罪歸家故人莫至捨獨敦恩舊及亮卒身營殯葬時人稱之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雖居職屢徙而常留省內罕得休下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兼掌之日夜侍帝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帝以為有公輔器初范雲卒衆以沈約允當樞管帝以約輕易不如徐勉於是勉捨同參國政勉小樵中廢捨專掌權軸雅量不及勉而

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時議國史疑文帝紀傳之名措以爲帝紀籠百事如乾象包六爻若追而爲紀則事無所包若直書功德則傳而非紀應於上紀之前畧有仰述從之揞占對辯捷嘗居直廬語及嗜好裴子野言從來不嘗薑揞應聲曰孔稱不撤裴乃不嘗一坐皆悦與人論謔終日不絶而竟不泄機事衆尤服之性儉素衣服器用居處牀席如布衣之貧者每入官府雖廣厦華堂閨閤重邃揞居之則塵埃滿積以荻爲障壞亦不

修歷侍中太子詹事普通五年南津校尉郭祖深獲始
興相白渦書餉捨衣履及婢
梁書曰許遺捨面錢百萬
以閑坐免官以右驍衛將軍知詹事卒帝臨哭哀動左
右追贈侍中護軍將軍謚曰簡初帝銳意中原羣臣咸
言不可唯捨贊成之大同中衆獻捷帝思其功下詔述
其美德以為往者南司白渦之劾恐外議謂朕有私致
此黜免可量加褒異以旌善人捨集二十卷弟子弘正

字思行父寶始梁司徒祭酒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俱為伯父捨所養年十歲通老子周易捨每與談論輒異之曰觀汝清理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河東裴子野深相賞納請以女妻之十五召補國子生仍於國學講易諸生傳習其義以季春入學孟冬應舉學司以日淺不許博士到洽曰周郎弱冠講經實堪師表豈俟策試普通中初置司文義郎直壽光省以弘正為司義侍郎弘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詼諧似優剛愎似直善玄

理為當世所宗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明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著紅褌錦絞髻踞門而聽衆人蔑之弗譴也既而乘間進難舉坐盡傾法師疑非世人覘知大相賞狎劉顯將之尋陽朝賢畢祖道顯懸帛十匹約曰險衣來者賞之衆人競改常服不過長短間顯曰將有甚於此矣既而弘正綠絲布袴繡假種軒昂而至折標取帛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其嗣華容公歡不得立乃以晉安王綱為皇太子弘正奏記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

子臧之節

梁書載弘正奏曰竊聞撝謙之象起於羲軒文書畫末世道廢多歷年所皇上發德音以啟下爲儲副意者顧聞抗月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之節逃玉輿而弗乘棄萬乘如脫屣庶改澆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誰使無爲之化復生遂古讓王之道不墜來葉詎不盛與如使芻言野說少陳聽覽縱復委身烹鼎絕命肺石雖

死之日猶生之年

其抗直守正如此常自稱有才無相僕射徐勉掌選以其陋不堪為尚書郎乃獻書於勉言甚切稍遷國子博士學中有宋元凶劭講孝經碑歷代不改弘正始到官即表刋除時於城西立士林館弘正居以講授聽者傾朝野弘正啓周易疑義凡五十條又請釋乾坤二繋

陳書載啓曰臣聞易稱立象以盡意繋辭以盡言然後知聖人之情幾可見矣至若爻畫包於六經文辭

窮於兩繫名儒劇談以歷載鴻生抵掌以終年莫有
試遊其藩未嘗一見其涘自制旨降談裁成易道析
至微於秋毫渙曾氷於幽谷臣親承音旨職司宣授
但乾坤之藴未剖繫表之妙莫詮使一經深致尚多
所惑臣與受業諸生清河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於
乾坤二繫象文未啓伏願聽覽之閒曲垂提訓均使
微臣鑽仰成其篤習後昆好事專門有奉
復詔答之後為平西郡陵王綸府諮議參軍有罪應流

徙敕以賜干陁利國未去寄繫尚方於獄中上武帝講武時降敕原罪仍復本位弘正博物知玄象善占候大同末嘗謂弟弘讓曰國家厄在數年當有兵起及帝納侯景弘正謂弘讓曰亂階此矣臺城陷弘正謟附王偉又與周石珍合族避景諱改姓姬氏拜太常景將篡之際使掌禮儀

陳書曰弘正弘直為衡陽內史梁元帝在江陵遺弘直書曰適有都信賢兄博士平安但京師搢紳無不

附逆王克以為家臣陸緬身死卒伍惟有周生確乎不拔言及西軍潺湲淹淚恒思吾至如望歲焉松栢後凋一人而已　愚按弘正上簡文奏記侃侃乃尔安有改姓掌儀備諸醜狀如南史所云者但偽受太常委蛇全生自取謗議或亦有之恐終當以元帝書為正

及王僧辯東討孝元謂僧辯曰王師近次朝士孰當先來王僧辯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後機體能濟勝無

妻子之顧有獨決之明其餘碌碌不遠也僟前部傳云弘正至僧辯飛騎迎之及見歡甚曰吾固知王僧達非後機者公可坐吾膝上對曰可謂進而若將加諸膝老夫何足以當僧辯即日啓孝元手書與弘正

陳書載元帝手書曰獯醜逆亂寒暑載離海內相識零落殆盡韓非之知不免秦獄劉歆之學猶弊亡新音塵不嗣每以耿灼常欲訪山東而尋子雲問關西而求伯起遇有今信力附相聞遅比來卻慰其延佇

仍遣使迎之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討賊亦得二周今古一時足為連類及至禮數甚優朝臣無比授黃門侍郎直侍中省俄遷左民尚書加散騎常侍夏月著犢鼻褌衣朱衣為有司所彈其作達如此孝元嘗著金樓子曰余於諸僧重招提該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於義理情轉無窮亦一時名士也弘正善清談梁末為玄宗之冠及侯景平僧辯啓送秘府圖籍敕弘正讎校時朝議遷都而孝元

再臨荆陝前後二十餘年情所安戀不欲歸建業兼故府臣僚皆楚人並欲即都江陵云建康益是舊都彫荒已極且王氣已盡兼與北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所及且臣等又聞荆南有天子氣今其應矣孝元遂無去意時尚書左僕射王裒及弘正咸侍帝顧曰卿意何如裒等以帝猜忌弗敢衆中公言唯唯而已裒後因請間密諫還丹陽甚切帝雖納之色不悅及明日衆中謂裒曰卿昨勸還建鄴不無為理吾昨夜思之猶懷疑惑裒

知不納乃止他日弘正獨正色諫至於再三曰若如士
大夫微見古今者知聖王所都本無定處至如黔首未
見駕入建鄴城便謂未是天子猶列國諸王今宜赴百
姓之心速歸建鄴當時頗相酬許弘正退後黃羅漢宗
懍乃言弘正王褒並東人故勸東下非謂國計弘正竊
知其言他日乃復上前面折二人若東人勸東謂為私
計君等西人勸西亦私計否衆人默然帝又曾於後堂
大集文武預會者四五百人帝欲徧試人情曰勸吾去

者左袒於是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帝舊左右又閹人也頗有幹用故帝擢之及是勸帝遷都曰買臣家在荆州豈不願官長住但恐是買臣富貴非官富貴帝深感其言卒不能用及魏平江陵弘正遁歸建鄴太平元年累遷太常卿都官尚書陳天嘉元年遷侍中國子祭酒往長安迎孝宣帝

高僧傳曰周武帝建德中陳使周弘正來聘才辯機捷舉朝莫不宇文獲以僧曇延薦武帝躬御法筵朝

宰咸至時僧望二人登坐發言皆爲弘正所屈帝及
羣臣咸失色延不次而起侵升高坐時弘正傾挾機
調延乘勢挫拉乃登堂服膺
三年自周還廢帝嗣位領都官尚書揔知五禮事孝宣
即位累遷尚書右僕射尋敕侍東宮講論語孝經太子
以弘正德望素重有師資之敬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釋
典雖碩德名僧莫不請質疑滯六年卒官年七十九贈
侍中中書監謚曰簡所著周易講疏十六卷論語疏十

一卷莊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經疏二卷集二十卷行於代弘讓性簡素博學多通始仕不得志隱句容茅山頻徵不出晚仕侯景為中書侍郎人問其故對曰昔王道正直得以禮進退今乾川易位不至將害於人吾畏死耳始彭城劉孝先亦辭辟命隨兄弟勝在蜀武陵王紀建號仕為世子府諮議參軍二隱並獲譏於代弘讓陳天嘉初以白衣領太常卿光禄大夫弟弘直字思方幼聰敏仕梁為湘東王繹外兵記室參軍與東海鮑

梁南陽宗懍平原劉綏沛國劉瑴同掌書記王承制累遷昌州刺史王琳舉兵弘直在湘州琳敗乃入陳位太常卿光祿大夫弘直方雅敦厚氣調高於次昆或問三周執賢人曰若峯腰矣太建七年卒遺疏有云氣絕後便買市中見材小形者斂以時服古人通制殂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著單衣裙衫故履既應侍養宜備紛悅或逢善友又須香煙棺内唯安白布手巾麄香爐而已此外無所用卒於家年七十六有集二十卷子確美容儀

寛大有行檢博涉經史篤好玄言位都官尚書禎明初卒

論曰文人不護細行古今所同由夫聲裁所知故取忤於人者也觀顔謝於宋非不名高一代靈運旣以取斃延之亦躓當年向所謂貴身翻成害矣

宋書曰出身事主雖義在忘私至於君親兩倫事無同濟為子為臣各隨其時可也若夫馳文道路軍政恒義成敗所因非繫乎此

士遜援筆數罪陵擬犯難餌彼慈親垂之虎吻以此為忠無聞前詰夫自忍其忠必將忍人之親士遜自忘其孝期以中人之孝食子放鹿斷可濟矣自非嚴父之辭[illegible]豈或免乎師伯行已縱欲好進忘退既以此婦[illegible]終宜乎懷文蹈履之地足追蹤古烈孔母[illegible]其識深矣周朗始終之節亦倜儻為尤賜捨父子文雅不墜弘正兄弟義業幾乎德門者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五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五